

# 中国梦强军梦我的梦 文学征文

高军洪亮

## “飞士官”的强军梦

□魏远峰

《史记》上“匈奴闻之，号曰‘汉之飞将军’……”是说将军李广。总觉得生命意象上，这个“飞士官”与李广很像，他生命中一个关键字也是“飞”。

1997年，深秋，桂林。山秀，水清，游船，竹排，雾霭。2000米高空，蓝天白云间点缀点点，把天空点缀得很热闹。各路高手，当空舞蹈。不少游客，驻足眺望。这是一场“国际滑翔伞优秀选手邀请赛”，各国滑翔伞高手云集。

众伞从中有一人颇为突出，他娴熟地左棒、右棒、顺风、逆风、正滑、倒滑，动作麻利干脆。突然，群伞受到强气流影响，许多伞在半空中骤然坠下。许多选手已坠下退场。

那个人，他的伞仿佛要擦到山了，让人揪心。伞在山岭间“之”字型奔突，显然他还在努力，利用之字运动，摆脱气流，寻求活路。采访中他说，几度盘旋间，若没遇到上升气流，我也只能从天坠落，铩羽而归。

可是，他找到了上升气流，抓住了“活命”机会，仰望着替他担心好久的游客，对其逆势攀飞，报以热烈欢呼。那次国际比赛，他带的团队获团体第一，他个人获得第六名。颁奖仪式上评委说：“小伙子，失利之中成功突围，好样儿的！”他一脸憨笑。

2000年，夏天，北京。干燥，阳光，微尘，车流，热。

他与两位战友，以飞行爱好者身份，参加某航空俱乐部驾驶培训。报到没几天，他就“放屁起火”，成了“明”人”：到俱乐部学飞行的，多是企业、商界老板，他们把飞行驾驶当刺激、当消遣。所以学习之余，多数学员喜欢到俱乐部设的酒吧、网吧、KTV包间、卡拉OK厅、舞厅、桑拿按摩、洗头沐浴，额外弄些“高尚活动”。可是，老板们不解的是，这么多娱乐设施，那个人怎么傻瓜一样，不会享受？

第二件事，是一天正吃午饭，窗外有一只老鹰盘旋，他不知怎么“短路”了，放下碗筷追出去，跟着老鹰满院子跑，一直到老鹰飞远，才恋恋不舍地回来。

回到食堂，他看到一张张讶异的脸，对着他这个“外星人”，他这才意识到些什么，于是解释：“观察鸟儿起飞、滑翔、盘旋、降落，琢磨翅膀伸展变化，有助于体会飞行要领，掌握飞行规律。”大家终于明白了，可还是

给他一个“飞痴”雅号。

就是这个“外星人”，苦练加巧练，最早掌握飞行技能，成为培训班第一个放单飞者。结业考核时，4个理论科目全获“A+”——连傲慢苛刻的英国教练（皇家空军退役飞行员），都紧紧抱着他，拳头咚咚捣在他胸脯上，“OK、OK，非常OK！”

再后来，他凭着过硬飞行技术，成为全军动力飞行的“领头雁”，作为一名战士教官，培训出了一批又一批飞行学员，功莫大焉。

2001年，初冬，海南。海蓝，天高，军舰，商船，霞。

太阳初升，彩霞绚烂。海浪、涛声中，他早早起床，伫立海滨，他测了风向，迈步前行，从容淡定。过一会儿，他将用某型飞行器穿越琼州海峡，创造一个奇迹。且此飞行器不是苏30、F22，也不是歼20、歼31。它没升速表、没弹射器、没降落伞，简单到“寒酸”。

上午8时，试飞开始，可天公不作美，天空云层渐厚，天光渐暗，海风渐强。飞行器安全飞行，风速值6米/秒为宜，可气象站测得风速14米/秒，这风速“有点二”，让一线总指挥蒋春一脸怅然，这次检验飞行器在渡海作战中的运用，是前无古人的试飞。遇上这大风，安全系数降低，心中怎能不纠结？

护航的两架直升机、两艘猎潜艇整装待发。他成了绝对焦点，期待的、好奇的、担心的，种种眼神聚焦，让他心中一会儿豪迈、一会儿紧张，他觉得彼时心中，很有些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意境。他头戴飞行头盔、身穿飞行服，酷如施瓦格。

时间到，只见他飞身跨上飞行器，马达轰鸣中，飞行器升空，他与副驾驶似“外星人”，又像哪吒再世。某个瞬间，心里放肆的兴奋，让他像个贪玩的孩子。他后来称，“要不是后来变天，险情连连，那兴奋、那过瘾，真没法表达！”

海上空气湿度高，水汽凝结，就成了雨——真下雨了！细细雾雨，飞洒起来，航速加风速让雨点打在头盔上啪啪作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却又遇到积雨云。护航直升机因天气恶劣，报告指挥部要求返航，直升机是“保险带”啊。

海上空气湿度高，水汽凝结，就成了雨——真下雨了！细细雾雨，飞洒起来，航速加风速让雨点打在头盔上啪啪作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却又遇到积雨云。护航直升机因天气恶劣，报告指挥部要求返航，直升机是“保险带”啊。

已是5月中旬，只有那一片历经冰霜日晒的高原红柳懒洋洋地长出了新绿，给两公里外的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带来几许春的气息。事实上，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海拔哈地，除了6月至9月这4个月，其他季节由于早晚始终有10—15℃的温差，其实际时令无一例外属于冬季。因而，这里常常是一天有四季。即使是所谓的黄金时节，早上一阵淅淅沥沥的雨水，中午小时后有强烈紫外线的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明洁的阳光，但一过下午3点，劲厉的季风总是夹带着雪片甚至沙尘如期而至。我来这时，是2014年5月12日上午11点。

那个大名鼎鼎的“巡逻王”——B连班长杨祥国两天前上山巡逻去了。此行，我的愿望是与杨祥国一起巡逻一次，亲身感受一回“巡逻王”的风采。正在连队蹲点的军分区政委张晓说，我到的正是时候，另一个巡逻分队中午将出发，明天傍晚会在某山口与杨祥国所在的巡逻分队会合。

这条路上，最刻骨铭心的是生死巡逻情

——引自杨祥国日记

我们离开B连大约500米后即开始爬山，其实这就是巡逻，除了准确把握边防政策，大胆机智处置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，最基本的恐怕就是要能走路和爬山了。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跟随，连长说今天走的这条路看似陡峭，但并不险峻，而杨祥国他们走的那条路，除了走路、爬山，还要涉水、蹬冰、攀悬崖、过雪山。”是啊，对于西藏军区边防一线官兵而言，最基本的要求可能就是体魄和体力了。一路气喘吁吁地爬山，我纳闷：一个战士，一个班长，他怎么就是“巡逻王”呢？连长说，杨祥国除了熟悉路线，有充沛的体力外，还具有克服困难的毅力，判断、处置突发情况的果敢和能力。

西藏的傍晚姗姗来迟。远远地，杨祥国朝山下走来，看得出，在山上走了3天的他们有些疲惫了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边防战士们也不例外。杨祥国还是前年的模样儿：167公分的身高，体型显瘦，身板还算结实，嘴唇干裂布满血丝，黝黑的脸庞脱着皮，一看就是历经强烈紫外线和高原季风侵袭而长成的高原红，眼神透着坚毅的光芒。膝盖以下全是湿漉漉的，脚上的迷彩鞋已经看不到丝毫迷彩的颜色了。仔仔细细量的身高，才发现他的背似乎有点儿驼，这正好印证了一早上上山时团生卫队长说的话，由于巡逻道路险峻，路程较远，杨祥国是老兵，他每次都尽可能多背一些物资。路上，新兵走不动了，他会把物资卸一些放在自己肩上，久而久之，巡逻中的杨祥国有一个绰号“三最”：兵龄最长，体型最瘦，肩上的物资最重。他长期超负荷搬运物资，特别是上山时很多路段是爬着上去，导致脊椎变形，第11年，从入伍时的168公分降到了167公分。

“小小1公分，感觉不出来的。”杨祥国不在乎这1公分。见我双手放在他的背上比画着不说话，杨祥国笑着说：“每次一上巡逻线，班长的背就向他抗议了。”全班战友都在一旁阴阴地笑了。

“部队的大米饭、白面馒头很养人，部队的训练锻炼人，你倒好，越长越矮了，看你回家咋个向女朋友交代。”我这么问杨祥国的时候，他却说：“身高矮了1公分，学到的东西长高了不知多少倍，却划算。”

上山前，就听说杨祥国一直有写巡逻日记的习惯。我问他，厚厚几大本，哪一篇最难忘？杨祥国说，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巡逻。13年前的那天中午，走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崖时，连长突然命令停止前进。杨祥国以为要休息，谁知连长把他们带到山崖脚下，抬眼望去，红色的“将军崖”三个字映入眼帘，这时，连长大声命令敬礼！连长低沉地说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？这就是西藏军区第5任司令员张贵荣牺牲的地方。1984年1月15日，首长在考察这条巡逻道时因劳累过度牺牲在这里。”连长话音刚落，杨祥国举手大声喊报告，连长问他：“杨祥国，你有什么事？”杨祥国说：“连长，首长牺牲的那天正是我出生的时间。”连长怔了一下，说：“现在你是这条巡逻道上的一员了，首长走过的路和没有走完的路，就由我们来继续……”

是啊！在这条巡逻线上，一代代边防战士把生死置之

给他一个“飞痴”雅号。

就是这个“外星人”，苦练加巧练，最早掌握飞行技能，成为培训班第一个放单飞者。结业考核时，4个理论科目全获“A+”——连傲慢苛刻的英国教练（皇家空军退役飞行员），都紧紧抱着他，拳头咚咚捣在他胸脯上，“OK、OK，非常OK！”

再后来，他凭着过硬飞行技术，成为全军动力飞行的“领头雁”，作为一名战士教官，培训出了一批又一批飞行学员，功莫大焉。

2001年，初冬，海南。海蓝，天高，军舰，商船，霞。

太阳初升，彩霞绚烂。海浪、涛声中，他早早起床，伫立海滨，他测了风向，迈步前行，从容淡定。过一会儿，他将用某型飞行器穿越琼州海峡，创造一个奇迹。且此飞行器不是苏30、F22，也不是歼20、歼31。它没升速表、没弹射器、没降落伞，简单到“寒酸”。

上午8时，试飞开始，可天公不作美，天空云层渐厚，天光渐暗，海风渐强。飞行器安全飞行，风速值6米/秒为宜，可气象站测得风速14米/秒，这风速“有点二”，让一线总指挥蒋春一脸怅然，这次检验飞行器在渡海作战中的运用，是前无古人的试飞。遇上这大风，安全系数降低，心中怎能不纠结？

护航的两架直升机、两艘猎潜艇整装待发。他成了绝对焦点，期待的、好奇的、担心的，种种眼神聚焦，让他心中一会儿豪迈、一会儿紧张，他觉得彼时心中，很有些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意境。他头戴飞行头盔、身穿飞行服，酷如施瓦格。

时间到，只见他飞身跨上飞行器，马达轰鸣中，飞行器升空，他与副驾驶似“外星人”，又像哪吒再世。某个瞬间，心里放肆的兴奋，让他像个贪玩的孩子。他后来称，“要不是后来变天，险情连连，那兴奋、那过瘾，真没法表达！”

海上空气湿度高，水汽凝结，就成了雨——真下雨了！细细雾雨，飞洒起来，航速加风速让雨点打在头盔上啪啪作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却又遇到积雨云。护航直升机因天气恶劣，报告指挥部要求返航，直升机是“保险带”啊。

海上空气湿度高，水汽凝结，就成了雨——真下雨了！细细雾雨，飞洒起来，航速加风速让雨点打在头盔上啪啪作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却又遇到积雨云。护航直升机因天气恶劣，报告指挥部要求返航，直升机是“保险带”啊。

海上空气湿度高，水汽凝结，就成了雨——真下雨了！细细雾雨，飞洒起来，航速加风速让雨点打在头盔上啪啪作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却又遇到积雨云。护航直升机因天气恶劣，报告指挥部要求返航，直升机是“保险带”啊。

已是5月中旬，只有那一片历经冰霜日晒的高原红柳懒洋洋地长出了新绿，给两公里外的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带来几许春的气息。事实上，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海拔哈地，除了6月至9月这4个月，其他季节由于早晚始终有10—15℃的温差，其实际时令无一例外属于冬季。因而，这里常常是一天有四季。即使是所谓的黄金时节，早上一阵淅淅沥沥的雨水，中午小时后有强烈紫外线的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明洁的阳光，但一过下午3点，劲厉的季风总是夹带着雪片甚至沙尘如期而至。我来这时，是2014年5月12日上午11点。

那个大名鼎鼎的“巡逻王”——B连班长杨祥国两天前上山巡逻去了。此行，我的愿望是与杨祥国一起巡逻一次，亲身感受一回“巡逻王”的风采。正在连队蹲点的军分区政委张晓说，我到的正是时候，另一个巡逻分队中午将出发，明天傍晚会在某山口与杨祥国所在的巡逻分队会合。

这条路上，最刻骨铭心的是生死巡逻情

——引自杨祥国日记

我们离开B连大约500米后即开始爬山，其实这就是巡逻，除了准确把握边防政策，大胆机智处置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，最基本的恐怕就是要能走路和爬山了。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跟随，连长说今天走的这条路看似陡峭，但并不险峻，而杨祥国他们走的那条路，除了走路、爬山，还要涉水、蹬冰、攀悬崖、过雪山。”是啊，对于西藏军区边防一线官兵而言，最基本的要求可能就是体魄和体力了。一路气喘吁吁地爬山，我纳闷：一个战士，一个班长，他怎么就是“巡逻王”呢？连长说，杨祥国除了熟悉路线，有充沛的体力外，还具有克服困难的毅力，判断、处置突发情况的果敢和能力。

西藏的傍晚姗姗来迟。远远地，杨祥国朝山下走来，看得出，在山上走了3天的他们有些疲惫了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边防战士们也不例外。杨祥国还是前年的模样儿：167公分的身高，体型显瘦，身板还算结实，嘴唇干裂布满血丝，黝黑的脸庞脱着皮，一看就是历经强烈紫外线和高原季风侵袭而长成的高原红，眼神透着坚毅的光芒。膝盖以下全是湿漉漉的，脚上的迷彩鞋已经看不到丝毫迷彩的颜色了。仔仔细细量的身高，才发现他的背似乎有点儿驼，这正好印证了一早上上山时团生卫队长说的话，由于巡逻道路险峻，路程较远，杨祥国是老兵，他每次都尽可能多背一些物资。路上，新兵走不动了，他会把物资卸一些放在自己肩上，久而久之，巡逻中的杨祥国有一个绰号“三最”：兵龄最长，体型最瘦，肩上的物资最重。他长期超负荷搬运物资，特别是上山时很多路段是爬着上去，导致脊椎变形，第11年，从入伍时的168公分降到了167公分。

“小小1公分，感觉不出来的。”杨祥国不在乎这1公分。见我双手放在他的背上比画着不说话，杨祥国笑着说：“每次一上巡逻线，班长的背就向他抗议了。”全班战友都在一旁阴阴地笑了。

“部队的大米饭、白面馒头很养人，部队的训练锻炼人，你倒好，越长越矮了，看你回家咋个向女朋友交代。”我这么问杨祥国的时候，他却说：“身高矮了1公分，学到的东西长高了不知多少倍，却划算。”

上山前，就听说杨祥国一直有写巡逻日记的习惯。我问他，厚厚几大本，哪一篇最难忘？杨祥国说，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巡逻。13年前的那天中午，走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崖时，连长突然命令停止前进。杨祥国以为要休息，谁知连长把他们带到山崖脚下，抬眼望去，红色的“将军崖”三个字映入眼帘，这时，连长大声命令敬礼！连长低沉地说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？这就是西藏军区第5任司令员张贵荣牺牲的地方。1984年1月15日，首长在考察这条巡逻道时因劳累过度牺牲在这里。”连长话音刚落，杨祥国举手大声喊报告，连长问他：“杨祥国，你有什么事？”杨祥国说：“连长，首长牺牲的那天正是我出生的时间。”连长怔了一下，说：“现在你是这条巡逻道上的一员了，首长走过的路和没有走完的路，就由我们来继续……”

是啊！在这条巡逻线上，一代代边防战士把生死置之

给他一个“飞痴”雅号。

就是这个“外星人”，苦练加巧练，最早掌握飞行技能，成为培训班第一个放单飞者。结业考核时，4个理论科目全获“A+”——连傲慢苛刻的英国教练（皇家空军退役飞行员），都紧紧抱着他，拳头咚咚捣在他胸脯上，“OK、OK，非常OK！”

再后来，他凭着过硬飞行技术，成为全军动力飞行的“领头雁”，作为一名战士教官，培训出了一批又一批飞行学员，功莫大焉。

2001年，初冬，海南。海蓝，天高，军舰，商船，霞。

太阳初升，彩霞绚烂。海浪、涛声中，他早早起床，伫立海滨，他测了风向，迈步前行，从容淡定。过一会儿，他将用某型飞行器穿越琼州海峡，创造一个奇迹。且此飞行器不是苏30、F22，也不是歼20、歼31。它没升速表、没弹射器、没降落伞，简单到“寒酸”。

上午8时，试飞开始，可天公不作美，天空云层渐厚，天光渐暗，海风渐强。飞行器安全飞行，风速值6米/秒为宜，可气象站测得风速14米/秒，这风速“有点二”，让一线总指挥蒋春一脸怅然，这次检验飞行器在渡海作战中的运用，是前无古人的试飞。遇上这大风，安全系数降低，心中怎能不纠结？

护航的两架直升机、两艘猎潜艇整装待发。他成了绝对焦点，期待的、好奇的、担心的，种种眼神聚焦，让他心中一会儿豪迈、一会儿紧张，他觉得彼时心中，很有些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意境。他头戴飞行头盔、身穿飞行服，酷如施瓦格。

时间到，只见他飞身跨上飞行器，马达轰鸣中，飞行器升空，他与副驾驶似“外星人”，又像哪吒再世。某个瞬间，心里放肆的兴奋，让他像个贪玩的孩子。他后来称，“要不是后来变天，险情连连，那兴奋、那过瘾，真没法表达！”

海上空气湿度高，水汽凝结，就成了雨——真下雨了！细细雾雨，飞洒起来，航速加风速让雨点打在头盔上啪啪作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却又遇到积雨云。护航直升机因天气恶劣，报告指挥部要求返航，直升机是“保险带”啊。

海上空气湿度高，水汽凝结，就成了雨——真下雨了！细细雾雨，飞洒起来，航速加风速让雨点打在头盔上啪啪作响。好不容易细雨过了，却又遇到积雨云。护航直升机因天气恶劣，报告指挥部要求返航，直升机是“保险带”啊。

直升机的回巢，可他与副驾驶还在海面上。他深知自己不能惊慌，必须保持镇定，才能让副驾驶新兵付世峰安神。实际上，一接近积雨云，付世峰真就慌了。“飞士官”说：“不要怕，没事儿，有我呢！”不过，采访中他说，“说镇定自若，是吹牛，你知道的，男人就这德行。”

那次试飞，还有一项试验：论证飞行器避开雷达探测最低飞行高度。只见他狠下调高度——300米、100米、50米、15米……细碎的浪花，开始打在水盔玻璃上，他们还在下降，飞行器在浪涛间时隐时现。这时，耳机中传来蒋春的吼叫：“06，06，危险，停止下降，立刻停止下降！”

蒋春的声音，让他下降的操作稍微僵硬了一下，他想：停止下降，会失去检验飞行下降极限的机会。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”他开始继续下降。指挥室里一片惊呼：“玩儿命啊，要出事。”蒋春一支接一支抽着烟，抽得狠狠的。

高度表显示5米，他们已是贴海飞行……

离目的地越来越近，忽然一阵大风，掀起了左翅。飞行器猛然右坠，在岸上接应的政委、参谋长等人，“噌”地都跳起来，惊恐万状。副驾驶付世峰眼睛都闭上了。“飞士官”使劲左移身体重心，一边把飞行器拉高，恢复平衡，调整姿态，又回到航线。

有惊无险！

一片欢腾！

说了半天，这是谁啊？

一名战士，一名有着强烈强军使命的士官，一名一直身怀强军梦执著前行的士官。他是能使用所有步兵轻武器的“全能”，是能驾驶各种普通和特殊交通工具的“陆虎”，是会快艇冲滩、快速登陆、快速攀舰等特技技能的“海蛟”，是创造了7项伞降“之最”的“天鹰”。

一位班长，编撰了20多万字飞行教材，11本教案在全军同类部队使用，带出5个功臣集体，为全军和武警部队培训出300多名新装备骨干，荣立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4次，第16届“中国十大杰出青年”，“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”、党的十七大代表，他还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士官。2011年他出访智利，成为首位单独出访的共和国国土兵。

他叫宗道辉，广州军区某部班长兼遥控技师，二级军士长。7年前，他是“广州军区优秀士官演讲团”成员，改稿子时我陪他们走遍战区，有缘记住同年入伍的他——看看日前他被评为“全军百名优秀班长”，在天安门前的留影，还是那张“锅铁脸”，还是嘿嘿笑的憨样儿。

住些日子。可是今天，巡逻走了没多远，还是那个班长，他硬是帮我背着所有的装备走了12个小时，要知道，全是海拔超过4300米的陡坡，路过N山口的时候，我嘴唇干裂，心跳加快，似有一个铁锤在敲击头部，继而感到头重脚轻，呼吸急促，眼冒金花，那一刻，我感觉死亡正从指缝间走近，心想可能再也见不着你了，这时，杨班长拧开他的水壶，让我喝了几口水，才感觉好了些。半个小时后再次走在崎岖险要的巡逻道上，虽然头还痛着，但由于我是徒步行走，勉强能跟上队伍。虽然暂时我还说不上喜欢这个地方，但因为这个班长，我决定留下来，与他们一道，成为一个合格的边防人”。

后来的大半年时间里，杨祥国特地找来一些树杆、木板、绳索，在连队山脚下的河沟里架设了一条简易木梯、独木桥，他和排长、新战士们一起，模拟巡逻环境中的心理训练。排长问他，有没有更好更多的新花样？第二天，杨祥国带着班里的战友，到团部汽车队借来七八个30公升的航空油桶，在每个桶里灌满水，他与排长和新战士们一起，把灌满水的汽油桶背在背上，专门训练下蹲、攀登、爬山，一开始，排长和大部分新兵都吃不消。一个月下来，排长和新战士们们的体质、身体协调能力、负荷能力均达到了巡逻所具备的要求。

至此，这个大学生排长不仅深深地爱上了边防连，开始琢磨与杨祥国一道，如何总结出一套巡逻训练法和巡逻心得，3个月之后，探索总结出了5项巡逻心理训练法、巡逻避险50个怎么办、巡逻期间情况处置40法，加上之前杨祥国已在日记中总结出来的如何快速通过C型、V型悬崖、如何负重攀爬陡坡的心得，一起编辑成册上报团里、上报军分区，迅速在西藏军区边防连队、哨所推广。

这条路上，最骄傲和自豪的是寸土上有主权

——引自杨祥国日记

西藏，是祖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，是国家战略后方的重要屏障。在这条巡逻线上，杨祥国和他的战友们用忠诚和使命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主权。

B连担负的巡逻任务，是西藏军区N条边防巡逻线上路程最远、路上最苦、道路最险、气候最恶劣、情况最复杂的巡逻线。在这条巡逻线上，杨祥国说他们与不期而遇的“不速之客”对峙过，甚至还友好地摔过跤、掰过手腕，微笑着打过招呼，生与死、体力与毅志的考验，他没有胆怯过一回，没有吃亏过一次，更没有退却过一步。其实，最难预料和对付的还是变幻无常的气候。在这个喜马拉雅的冷空气和印度洋面暖湿气流同时存在的峡谷地，有时从连队出发时晴空万里，走了不到7公里就倾盆大雨，浑身湿透走到半山腰，太阳再次火辣辣地出现，但继续往上走，刚晒干的衣服又被漫天的大雪浸透。大雪覆盖了山峰，只能凭感觉分辨该走的路线。越是大雪大雨的时候，情况越特殊。去年9月下旬的一天傍晚，巡逻分队准备巡察完某山口后，在某山口的反斜面凹处宿营。在距离经过山口21公里时突然飘起大雪，排长的副连长与杨祥国经过短暂的眼神交流，杨祥国大喊一声“一班，跟我来！”杨祥国带领一班跑步到达某山口，果然发现有“对方”越界设立的简易标示，杨祥国仔细观察后飞起一脚将该标示踢飞，用工具铁锹把该地恢复原貌。天快黑时，副连长带队赶到。原来，此处是边防斗争的一处敏感地，如果按以往的正常速度到达，大雪覆盖山峰，要分辨雪下是否有非法标示很困难。这时候，最稳妥的办法是等大雪融化后判定，但必须有人员住下来，一旦住下来突遇暴风雪会有生命危险。由于杨祥国的火眼金睛很让“对方”头疼，他们不再敢轻易越界设立标示。

常年的巡逻行走使边防官兵身体机能普遍受损。在B连，一共N名战士、N名干部中，100%患有风湿关节炎。超过一半的人不同程度患有血红素高、血脂高、尿酸高、血压高等疾病。13年来，杨祥国踏雪山、攀绝壁、蹚冰河、过刀锋山、闯鬼门关，生死巡逻75次，行程3000多公里，50次遭遇生命险情，21次身受重伤。

是啊，他们虽然在巡逻道上走大了心脏、走瘦了身躯、走黑了脸庞，但他们挺立着是路标，倒下去是尊严乃至界碑。

“狼班”全称是“狼牙山五壮士班”，虎班长全名叫黄小虎。在广州军区某部，“狼班”是几十年来一茬茬官兵常挂口头的约定俗成的称谓。“狼班”配了个虎班长，则是近年的事。

虎班长那双眼睛，虎视眈眈

与黄小虎班长打照面，立刻就能感受到他眉眼奇特，不是外形而是气质奇特。他横眉似剑，双眸如炬，两道犀利的目光从他那奇特的眉眼间射出，时而聚焦障碍物，时而直刺苍穹。一望而知，这是受过训练的人才能拥有的眉眼。他站在那里，挺拔墩实，沉稳内敛，像一枚随时准备弹射出征的炮弹。

2014年仲春，部队组织常规野营拉练，官兵全副武装，急行军50公里，夜宿帐篷。伴着极度疲劳，帐篷中很快响起轻越的鼾声。忽然，几声刺耳锐响打破子夜的宁静，刚刚躺下的黄小虎霍地惊醒，立即判断这是枪声！他跃身而起，轻吼一声“集合！”随即冲出帐篷，询问：一号哨，什么情况？哨兵回答：班长，老百姓放鞭炮，没有其他情况。不对，这明明是枪声。黄小虎斩钉截铁，带领全班鱼贯而出，隐没于黑沉沉的夜色中，执行侦察任务。

原来，这是师首长为检测部队临战反应而随机给出的“情况”。担任前出任务的“狼牙山五壮士班”临战观念强，判断准确，反应神速，受到首长肯定。

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，这就是黄小虎。入伍10多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哪个晚上睡得很沉过，相反，他机敏异常，周边有任何一点动静他都能及时捕捉。即使他睡着了，有人轻轻潜到他床前，垂手竖立默不作声，甚至屏住呼吸，不出三五秒钟，他就能感觉到身边有人，马上醒过来。黄小虎说，公民服役是为祖国站岗，只有战士睁着警惕的眼睛，祖国人民才能安宁。

良好军事素质的养成，来源于黄小虎酷爱学习。

连队日常训练繁忙，个人支配时间很少，怎样抓学习呢？他总结出一套概括为“四多”的方法：集体学习多留心，即预先作准备，带着问题去听课，每课有笔记；个人自学多用功，即见缝插针地学，书能看几页是几页，笔记能记几行是几行；联系实际多思考，即勤动脑，勤作读书摘录，他通读了10多本政治及军事理论书籍，撰写了2万多字的心得体会；身边战友多交流，即以交流分享中进行再学习，先后有20篇心得体会被团广播室和连队黑板报采用，有4篇经验材料在营连大会交流发言。

黄小虎结合《大纲》和步兵专业军事理论，为自己制定严苛的训练计划，目标明确，标准高。经过努力，他能熟练掌握连队所有武器的操作使用，先后16次被上级评为“军事训练尖子”，两次被评为“优秀教练员”，多次被评为“十佳班长”、“十佳优秀士兵”、“理论之星”、“神枪手”等，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带兵要义：尊敬兵

受尊敬是人的普遍需求、普遍渴望，兵自不例外。作为带兵人，黄小虎深谙此道。有人问：当兵最苦的是什么时候？黄小虎的回答出人意料：心中受委屈的时候。

残酷自然条件下的夜训、海训，一周乃至更长时间野外生存没有水和食物补给等，通常被认为是最艰苦的。黄小虎摇头，认为这些都不算苦，他把手一挥，其神态仿佛表明，训练苦不值一提，反倒能激发斗志，惟心中受委屈，那才是真正的苦。

心中受委屈源自各种不同的视角。战士因训练成绩提不上来而受批评、遭白眼，实际上他尽力了、拼命了，他既为一时达不到期望而灰心泄气，更为不受认可而感觉委屈。班长认为战士虽然尽力了、拼命了，但成绩仍然差得远，拖累全班，不批评怎么行？但变本加厉的批评往遭遇战士抗拒，班长为自己的苦心不被理解，努力不被配合而感觉委屈。

班里有小兵从小娇生惯养，体能差，身上没有半两肌肉，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，见老兵一做就是几十个、几百个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当即退缩不前，觉得自己不是“兵料”。黄小虎笑嘻嘻地拉着他说：跟我练，你一定能练出来。每天中午饭后一刻钟，黄小虎和这位战士都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场。黄小虎先做几个示范动作，再手把手地教他的兵，训练时间掌控在半小时时，而后两人回宿舍午休。黄小虎说，午休要保障，否则就是蛮干。训练期间，黄小虎每天捏他胳膊，说他长肌肉了。战士激动不已：真的？黄小虎说：当然！你看这不是肌肉吗？

班里有小兵惧怕跑5公里，黄小虎每天晚上上陪他练，掐着秒表说他的速度提高了0.1秒。那个兵又惊又喜、将信将疑。黄小虎一口咬定他跑得一天比一天好，在全班面前表扬他。那个兵对自己跑步速度的提高依然将信将疑，只是，班长每天陪自己训练流下一身身汗水是真实的，班长为自己0.1秒的进步而满脸欣喜是真实的，他眼眶湿润，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，跟上班长的速度，这就是一切。

虎班长笃信精神力量，注重走进战士的精神世界，执著于战士意志品质的点滴培养。他认为，只有带不好兵的，没有带不好的兵。他从不挖苦人，相反，他的话总是暖人心扉，因为每个兵在他眼里都挺棒的，他打心眼儿里认为兵值得受尊敬。“狼班”的战士们在虎班长面前，常会不期地产生受尊敬的感觉，这感觉真好。

你有啥困难我帮你，你想学啥我教你

黄小虎认为，带兵的一半是当兵。自己把兵“当”好，提供榜样力量，带兵的“带”就成功了一半。

他在带兵中树立“二前”意识，一是想在前，积极为战士的成长想办法、出点子；二是干在前，坚持每天和战士一起搞副业，种菜、施肥、浇水等，重活脏活抢着干，没有一丝一毫班长或老兵的架子。黄小虎认为，部队是离不开命令的，官兵们每天都在各种命令和口令中训练生活。在这种宏观大前提下，大环境下，战斗班作为较小的战斗单元，班长作为传达和执行命令的末端，就不必动辄一副命令口气。班长怎样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信？那就是和大家一起干。管理不是你干我管，而是带头干、跟我干、干中管。倘若还搞盛气凌人那一套，就叫自我孤立。管与被管、带与被带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，是唇齿关系，这种关系越密切越有威信，越疏离越没有威信。

“狼班”的兵都知道，虎班长有个口头禅：你有啥困难我帮你，你想学啥我教你。

在实际训练生活中，黄小虎正是这样做的。他笑起来模样儿很甜，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，虎视眈眈的眼神不见了，代之以澄净柔和的目光。战士们遇到困难或矛盾，不论是训练生活中的，还是家长里短的，都愿意向他倾诉。他总是将战友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分析化解，出手相助。解决不了的，他会想方设法予以开导，提供心理支持。他认为，班长对一个兵要负责到底。带领全班每个战士迎着阳光走，这是做得到的。

黄小虎从连队实际出发，积极参与各种文体活动。自入伍以来，他全靠自学，竟然学会并能熟练地掌握使用十三四种乐器，吹、拉、弹、唱样样精通，多才多艺。他热情如火，影响和带动着大家，连队文化气息日益浓厚。

“狼班”战士都知道虎班长是个孝子。每月发了工资，他悉数寄给父母，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。他的家境其实还不错，父母在广西老家种田，身体结实，用他的话“干活可猛了”。有个姐姐，自幼疼爱照顾他。他是父母眼中的宝贝儿子，姐姐眼中的宝贝弟弟。他给家中寄钱，纯粹出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。“狼班”战士有样学样，个个都以孝敬长辈为荣。

黄小虎对事物的思考和见解有一定广度和深度，非常大气。他身上总是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和向上的力量，感染力很强，他的行动自然而然地影响和带动着全班。在实战化演练中，黄小虎先后带出24名班长、60多名军事训练尖子，10多名文艺骨干。

今日“狼班”虎踞龙盘。

## 『狼班』虎班长

□赵江